‖新年话俗

拜岁

（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）

陈锐荣

不知道算不算移风易俗，在老家盛行那么多年的拜年习俗，竟在某年或者某几年过后，被甩进了历史的尘埃里。现在老家是很少有人再正儿八经地去亲戚朋友家拜年了。没了拜年，每一次过年仿佛都缺了什么似的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叫没有仪式感，年也过得越来越寡淡无趣了。小辈们，则再也无从知道家里还有什么旧亲戚。

儿时那些年里，物质贫乏，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，父母们也许都愁过年，但我们这些小孩子们，是都盼着过新年的。过年有新衣服穿，有好东西吃，正月里，还要跟着父母，一家一家亲戚去拜岁。四亲八眷，近亲的远亲的，算起来有不少。邻居之间有同一家亲戚的就成群结队，相约一起去。路上热闹，到亲戚家了更热闹。小孩们自然最有口福，能吃到亲戚家拿出来招待的许多散口（即零食）。吃了散口，吃正餐时又有满桌好吃的。如果是第一次去某家亲戚的，说不定还能收到红包。

拜年，老家人都称作“拜岁”。空手去拜岁当然欠点意思，所以拜岁时，人人都要随身带点礼物以示郑重。要是哪家人空手去走亲戚，那是会被笑话的。亲戚若在意这个礼数的话，他可能就不会上门回拜。要是这个礼数一直没有回补好，这门亲戚甚至有可能与你断绝了往来。人穷了，就越讲究礼数。所谓穷讲究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当然，做长辈的也不好与小辈太计较，无非是闲话时，说一句“这也太不懂礼数了”。因此，虽然拜岁年年拜，表面看来不算什么事，实际上是大意不得的。特别是新立门户的年轻一辈，要是没有老一辈在后面操持把关，随着自己心意来，有可能与自家相互走动的亲戚会一年比一年少。说句玩笑话，这也许算得上是“细节决定亲情”吧！

拜岁，首先得准备好往亲戚家去的礼物。这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就得备好的。做长辈的，自然是最占便宜，也最省心了。家中可以少备一点礼物或者不备礼物，只需准备好招待亲戚的扁食、年糕、面条、鸡蛋、猪肉、豆腐皮之类的食材。因为长辈是不需要先去拜岁的，他们多数是等待小辈们上门先来，然后陆续回拜就可以了。小辈们送的礼物有很多，只要大约按等价原则或者同个档次的，稍微改变一下礼物种类便成，偶尔凑不成，就将自己临时备好的换上去。当然，长辈回拜的礼物略少点，也是在情理中，没人计较，毕竟是长辈。

拜岁所备的礼物，算不得十分丰富，不像现在的超市里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就是买了送给亲戚，也不见得稀罕了。一斤装的白糖，是百搭的礼物，少不了要多买一些。罐头有好几种，荔枝罐贵一点，算是最好的了，其他就是橘子罐、黄桃罐、雪梨罐、枇杷罐等。盒装的保健品也是拜岁必备的礼物，登峰牌双宝素算是好东西，后来又出了青春宝口服液、太阳神口服液、中华鳖精口服液等。置备礼物时，各家心里都有自己的亲戚清单。若自家在所有亲戚里辈分最小的，就得多备些礼物，等到第一批拜岁送出去的，亲戚回拜又送回来一些，就再进行第二批拜岁。若自家辈分不高不低的，则先备好必须最早先去拜岁的哪几家亲戚的礼物。

正月拜岁礼数是约定俗成的。除夕，也就是大年三十，以及正月初一，这两天是不必拜岁的，过了这两天才算是拉开拜岁的序幕。

大年三十全家团圆，围坐在一起，吃最好吃的。鱼肉、鸡鸭肉、猪肉，是少不得的好菜。每家每户都养有一头猪，年终到了，就请村里的杀猪人（即屠户）来帮忙杀了，家里宽裕的，就留下整头猪，新鲜的吃几天，其他的放在缸里腌起来；家里不宽裕的，留下猪头猪尾，猪肝猪大肠等内脏，外加几刀猪肉，其他都卖给屠户或者委托屠户卖；实在债务缠身的，再怎么也会留下个猪头猪尾。因此，大年三十晚上这桌菜，再不济也还是有半个猪头撑场面的。忙活了一年，总得让全家吃顿好的。

正月初一，算是正宗的过年了，一年中最忙的忙人也难得清闲。各家吃的都一样，早饭五味粥，中饭饺饼筒，晚上扁食。这一天，不分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衣服，一个个面带喜气，特别和气，逢人便说过年好。再烦心的事，这一天里也得抛到九霄云外去。哪怕欠着满屁股债的，也不用担忧债主逼债了。据说是，整个正月里，尤其是正月十四前，是不允许讨债的。如果谁要是不识时务，竟在正月里讨债，那么债务人把他打一顿再赶出去，也理直气壮似的。

小孩们，将新衣服的一个个口袋塞满零食，一天吃到晚。白天在家附近，和邻居小孩一起，将成串的小鞭炮拆开一个个地放。一天下来，整盒的火柴差不多也被消耗殆尽了。正月初二是不能拜岁的，不拜岁光串门也不行。要是有人不懂礼数，这一天去拜岁或串门，那是要被骂出来的。这一天，只有家里头上一年有人去世过的，亲戚们才被允许去拜岁，而且大家都要一起去。这个拜岁又称作“拜射”（音）。所谓“拜射”，想来大概是亲人们一起在这一天上门慰问的意思吧。人家家里没人去世过，你硬要在这一天上门，那是不吉利的。主人自然是要黑脸给你看。

过了正月初二，正月初三才算是正式开始拜岁了。

正月初三拜岁，又称“拜外婆岁”或者“老丈母岁”。也就是这一天，是专门到外婆家或岳母家拜岁的。当然去了外婆家，那一带母亲娘家的亲戚也就一并全部拜了岁。我的外婆住在三十里外的偏远小山村，公共汽车到车站后，还得走七八里的羊肠小道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将我轮番背在身上，去过几年。后来长大了几岁，得自己走路，我就不乐意去了。后来，家里又有了妹妹弟弟，拖家带口地去拜岁，要带的礼物又太多，父母也就由着我们了。但外婆还是盼着我们去。为了哄我们去拜岁，外婆每年都会准备不少好吃的东西，比如煮鸡蛋、米胖、米糕、花生、番薯条等等。我们的馋虫要是被勾起了，就软下心来跟父母去外婆家拜岁去了。去了几年，实在是怕了这崎岖山路，就咬牙不去了，再好吃的诱惑也不去了。

其实不想去外婆家拜岁，除了走山路让人头疼外，还有村里迟迟没有电灯，一到天黑整个村黑洞洞一片，让人瘆得慌。上了床后，舅舅老是要将我的头塞进被窝下面，也是我极为抗拒的原因。外婆无奈，只得在回拜时，挑着许多好吃的东西，兜兜转转三四十里路，一路走到我们家来。虽说，去外婆家拜岁次数有限，但是有一年我们兄妹仨正月里竟在外婆家住了好几天。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原因，主要是村里邻居有几个也来拜岁的同龄孩子，跟我们玩到了一块，成了好友，一时难分难舍。后来他们先回自己家了，我们也就只好回家了。那是挺美好的一段回忆，很多年来，一直被我们记挂，不过此后，大家未曾再见过面了。

不用多走路，亲戚家又有好吃的，小孩们多是喜欢去的。小孩好几个的，兄弟姐妹之间有时还会争着去。除了有好吃的，有时也是贪图好玩。表兄弟、表姐妹们凑到一起也是有说不完的话的。我从小性格内向，体质弱，也不乐意在亲戚家住上几天，因此每年正月并不热衷拜岁。但家里亲戚多，父母忙不过来，还是要分担一些。今年去亲戚家认认门，明年可能就轮到我们几个小辈们独自去了。某个村里，多是有几家亲戚的，有些时候，一个小孩包干了该村，一次性批发拜岁，将拜岁礼物一一送去，然后挑一家亲戚，在他家里吃了饭后再回家，有时候，则几个兄弟姐妹一起去，一人去一家或几家亲戚，然后各自在亲戚家吃好饭再一起回家。

拜岁时，最好的礼节是，留在亲戚家与他们聊一番家常话，然后是依次喝茶、吃点心、吃正餐。反过来，亲戚招待客人的最好礼节也是准备茶水、点心，留客人吃正餐。正月里喝茶，很少只是一盏白开水或只在开水里丢几片茶叶的清茶的，多是鸡蛋茶、桂圆茶、荔枝茶、糖霜茶（开水里加白糖）之类让人倍感甜蜜的茶。点心，多是扁食、面条、炒年糕之类。要是吃了点心后不久就要吃正餐的，主人多安排不容易填饱肚子的扁食、面条，不吃正餐的，主人很有可能会炒年糕。正月里请客人吃的炒年糕当然是满满的诚意，鸡蛋、金针、香菇、七猪肉（即精肉）、豆腐皮、青菜、胡萝卜、冬笋等料头应有尽有，色香味俱全。一盘炒年糕，叠得小山似的，要是客人将整盘年糕吃个精光，女主人看着别提多高兴了，估计是满意客人对其厨艺肯定的意思。

拜岁到亲戚家，若是恰逢饭点边上，是必要留下来吃正餐的。主人盛情难却，恭敬还是不如从命的好。拜岁吃饭是累人的活，也是甜蜜的烦恼。一个村里就一家亲戚还好说，若是亲戚聚居在一起的，就不知道该到东家吃还是到西家吃了，都不吃，亲戚可能不高兴，都吃，肚子吃撑了也吃不下，有的吃有的不吃，那有的亲戚就不高兴。我记得每年为了去谁家吃饭的问题，亲戚之间闹情绪甚至吵架都是常有的事。

正月里，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拜岁与招待亲戚。一部分人出门拜岁，女主人留家等待亲戚上门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一天难得有几趟公共汽车，能骑车的也是少数。因此，等到全部亲戚家走一遍，就要到正月十四元宵节了（台州人在正月十四过元宵）。若是亲戚实在太多，正月十八前，还是要全部走遍的。过了正月十八，那就算不得拜岁了，亲戚也该不高兴了。有些人家里是大户，人丁兴旺，亲戚特别多，每年正月，就特别的忙，一天到晚都在拜岁的路上。

拜岁这一个习俗，从我记事起一直延续了好多年。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仿佛所有人都心有灵犀似的，突然就互相说好，从此拜岁不用再送礼物了，只要空手去拜岁就可。这个民间自发而起的改革，本是好事，既舍去了礼物送来送去的繁琐和浪费，也避免了礼节上不必要的无心之失。开始几年，亲戚之间照例互相拜岁，到了时节该去哪家就哪家，喜欢留在哪家吃就在哪家吃。一切看起来似乎真的很轻松，真的算是移风易俗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过不了几年后，空手拜岁这一新习俗没能很好地延续下去，渐渐地，亲戚之间，到最后竟完全不拜岁了。

过年不拜岁，头几年，大家似乎都很清闲，每天忙着在周边景区旅旅游，或者邻居之间坐在一起打打牌、搓搓麻将，又或者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晒太阳。旧亲戚不走动了，远亲们也渐渐相忘于江湖了，只留下直系亲属的那几个，在某一天聚在一起吃顿好饭，权当是过年了。老话说“年难过年难过年年过”，在难过的一年一年中，大家都发扬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，把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过得有模有样，热热闹闹，有滋有味，充满了人情味。可惜的是，在日子越来越好的时代里，原本喜气洋洋的春节，竟过得清汤寡水，无滋无味了，每一个村都不见各家亲戚匆匆上门拜岁，寂然无声了，所谓的“年味”也只能靠外在形式的装点了。尽管这些年里不少人喊出“生活需要仪式感”，希望在特定的时节里，能过得像点样子，能让自己知道“我这是在过什么日子”，只是失落了的就很难再回归，仪式感的生活也是小众化了。

在老家，过年是再也不用“拜岁”了，这一旧习俗或将永远停留在我的儿时记忆了。不过，既然是过年，亲朋好友之间还是拜拜年的好，相互之间若能串串门，聚一聚，那自然就更好了。既然年味丢了，那份心总还是要有的。

方一蕾 绘

‖青青子衿

梅花词选

松 庐
（古典主义者）

鬲溪梅令·本意

放船栝水趁新晴。一帆轻。且看沙鸥飞处绿波平。淡然春意生。

岸边疏竹间梅英。数枝横。瘦影娉婷临水玉姿清。独芳空寄情。

南歌子·山居次韵

梅色怜客意，年光侵鬓霜。冷看枝老发孤芳。似有幽香暗动入云窗。

原是仙人种，疑归不死乡。谁弹清瑟奏伊凉？但向松间微月忆明妆。

醉花阴·和漱玉词题岭上落梅

幻云幻雨无昏昼。山阁围红兽。绿萼破深寒，疏影幽香，共月穿窗透。

吹梅畏落东风后。乱蕊沾吟袖。欲赋寄春君，可惜残花，更比何郎瘦。

隔浦莲近拍·癸卯岁暮客居山中

观澜渺渺已逝。往忆清光里。待引故人酒，当今夕，风尘慰。聊作樱笋会。春将至。何必怜衰齿。

终须醉。山公倒载，醒来笑问何地？冷云深处，但觉渐苞香蕊。都道新年胜旧岁。若是。且从梅信为始。

夜游宫

梅老枝疏意密。问添得、几分春色？隔岸滩鸣白鸥立。遥相唤，棹歌起，空江碧。

波静安萍迹。要谁怜、新丰穷客。自笑余生能几屐。趁东风，约明月，空杯掷。

蝶恋花·癸卯冬大寒前二日松阴溪畔忽见早梅

昨夜东风吹碧水。但看江头，初绽南枝蕊。已觉寒山春着意。争春定自梅花始。

梅福一逢堪隐吏。白石清泉，许我尘喧避。阮屐无多随蜡矣。百年不过蜉蝣寄。

踏莎行·咏梅次韵

疏蕊盈盈，冰姿皎皎。庭前忽见南枝早。空山但共白云生，春归还赖君相告。

花好难留，愁多易老。春梦最苦无分晓。寒宵不寐独徘徊，江头新月钩犹小。

莺啼序·次梦窗韵

云深楝花未了，落岩扉涧户。两无语、闲对青山，寂寥最是朝暮。卷帘幕、呢喃燕子，双双掠过空庭树。袅一襟幽绪，和风散作烟絮。

苍岭迢迢，澄江渺渺，望城霞海雾。岚气暖、过尽宾鸿，难逢双鱼尺素。叹愁丝、为谁暗织，剪不断、缠萦交缕。羡渔郎，随起棹歌，一汀鸳鹭。

韶光易老，心事多违，嗟春如逆旅。犹记取、小园芳盛，弄粉海棠，斗紫辛夷，落梅香雨。漾湖萍散，飘风蓬转，蝶惊客梦迷踪迹，待临川、远涉恐无渡。人生电露，愁怨容易消魂，贵贱应同归土。

青灯书拥，素璧诗留，半醉听白苎。但炼得、锦肠珠唾，绣句兰心，铁画银钩，鸾回凤舞。黄庭写罢，休拈犀管，焦桐三尺直须抚，发幽思、清转瑶琴柱。今宵折尽冰弦，万里传声，问君知否？

踏 歌

暗动。傍疏篱向暮香潮涌。漱仙芽茗碗纤纤捧。间红蕖紫竹相环拱。

夜重。逐月华试把清琴弄。吟秋塞病客贾余勇。到天明知与谁人共。

双敝屣，久不缝。忘忧乐、且自倾春瓮。眼底绮花景，醉后千山拥。领熏风指山移种。

鹧鸪天·咏梅

孤秀仙姿谁不崇。江南消息借君通。风流韩令分香暗，潇洒何郎咏句工。

花欲谢，雪消融。空枝犹可笑东风。来年早作凌霜计，冷蕊娟娟自更红。

‖柠檬树下

『烧烤店』

（一个爱说爱写爱文学的少女）

葛欣悦

小时候过年，我都会在家门前的水泥地玩，用杜桥话说就是“道地头”。那时候我们这一排的邻居都没有给自家的道地头砌上围墙，每一户都连在一起，很是宽敞。

我们几户人家还有一排小屋，就在家门口对出来的地方。靠近马路的那户邻居，我叫她秋阿母，她家的小屋有一个小围墙。这个小围墙最下面有个小洞，在这个小洞里面烧东西，它就像是一个小烟囱，但是和烟囱不同的是，它的烟是从墙里冒出来的，像冒热汗一样，很有意思。我们几个小孩最喜欢的就是在这个洞里玩火，但我们可不说玩火，我们叫“烧烤”。

烧烤离不开火源，我们烧烤也需要有资源可烧。这资源呀，只有过年那几天最丰富。家家都要做习俗，自然也少不了放鞭炮。鞭炮是用红色的包装纸卷成一卷，里面是一排密密麻麻的小鞭炮。放这种鞭炮要先把他们展开铺在地上，一点燃引线，噼噼啪啪地响，还会弥漫起白烟。等到结束，地上一大片都是碎红纸。这碎红纸就是我们几个小孩“烧烤”的重要资源。于是，为了这资源，只要谁家一放完鞭炮，我们就去捡来堆在小洞旁边，这一大片道地头上的碎红纸都被我们几个小孩承包了，说是“鞭炮清洁工”可一点也不为过。

但是单单有碎红纸还不够，烧得太快了。我们还会去把烟花外面的包装纸给卸下来，撕成一小片一小片。烟花刚放完很烫，得等上好一会再去拿。待一顿扫荡后，放眼望去，烟花个个都光秃秃着身子，外面的红新衣已经被我们掠走了。为了这“烧烤店”的开张，我们几个小孩又成为这片道地头的“烟花包装大盗”。

烧烤店开张的资源是准备充分了，就差工具和食材。先说说工具，过年我们都爱玩烟花棒，烟花棒里有根铁丝，外面用火药糊着，等烟花棒烧完，就剩下脆脆的火药残留，放在地上踩一踩，只留下铁丝，这就是“烧烤串”。接着我们就会去找食材，这食材呀，随处可见。它可以是树叶，可以是草，也可以是果实，凡是能串起来的，我们都烤。烤的技术我们可不讲究，过过火，看着树叶冒起了热汗，蜷缩起了身子，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再烤呀可就焦了。烤完我们就摆在砖头上，这砖头就是我们的餐盘。

就这样，我们几个小孩一会扮演起顾客，拿起来吧唧吧唧几口假装吃完了，一会又扮演起店家，热火朝天地开张生意。这时候，吃完年夜饭的秋阿母就会看到我们几个在围着那个小洞忙前忙后的。她呀，不会赶我们走，而是会对着我们说：“小孩玩火，尿裤子。”用杜桥方言说起来更顺口，姑且谐音为“小宁歪呼，拉嘘却”。我们可不搭理她，毕竟我们可是经营着烧烤店的“大人”呢。

现如今，家家砌起了围墙，拆掉了家门前一连排的小屋，小围墙下的小洞自然找不到了，童年里的几个玩火尿裤子的小孩也长成了真的大人了，过年开张的“烧烤店”不开张了。

本报地址: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:318000 电话: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:88516011 订户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:每份1.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: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: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、李钟年、蔡辉强